



现代人类学经典译丛

王铭铭 主编



Social Anthropology and Other Essays

# 论社会人类学

(英) 爱德华·埃文思-普里查德 著

冷凤彩 译 梁永佳 审校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论社会人类学 / (英)埃文思—普里查德著;冷凤彩译;梁永佳校.

—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09.8

(现代人类学经典译丛)

ISBN 978-7-5100-0974-7

I. 论… II. ①普… ②论… III. 社会人类学—文集 IV. C912.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13801 号

## 论社会人类学

著者:埃文思—普里查德(E. E. Evans-Pritchard) 译者:冷凤彩 审校者:梁永佳  
筹划出版:银杏树下 丛书名:现代人类学经典译丛 责任编辑:马春华 黄燕华

出版: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

出版人:张跃明

发行: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北京朝内大街 137 号 邮编 100010)

销售:各地新华书店

印刷:北京盛兰兄弟印刷装订有限公司

开本:787×1092 毫米 1/16

印张:19 插页 4

字数:300 千

版次:2010 年 3 月第 1 版

印次:2010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教师服务:teacher@hinabook.com 139-1140-1220

投稿邮箱:onebook@263.net

编辑咨询:133-6631-2326

营销咨询:133-6657-3072 010-8161-6534

ISBN 978-7-5100-0974-7/Z·266

定价:32.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第四讲 尼罗河流域苏丹施鲁克人的神圣王权

《弗雷泽讲座》，1948 年

### 介 绍

《金枝》的主题是神圣王权，我觉得为表达对此书作者的敬意而设立、现在纪念他的讲座应该围绕这一个主题。因此，我打算审视詹姆斯·弗雷泽爵士引述的神圣王权的例子之一，那就是英—埃苏丹施鲁克人的神圣王权，并作为社会社会结构问题进行讨论。

早在 1905 年就有记载施鲁克人杀死国王的习俗<sup>①</sup>，自此之后，大体上关于施鲁克国王的资料被大量收集起来。塞里格曼教授及夫人 1909 ~ 1910 年间研究施鲁克人的习俗，是他们使这个问题引起了弗雷泽的注意，并进入人类学理论的主流。除了塞里格曼的一些作品和其他人的大量作品外，还有两篇关于施鲁克人的专题文章，《施鲁克民族》(*The Shilluk People*)的作者迪德里希·韦斯特曼(Diedrich Westerman)教授于 1910 年在施鲁克人中进行语言学研究；威廉·霍夫迈尔(*Wilhelm Hofmayr*)神父的《施鲁克人》(*Die Schilluk*)主要以班霍尔策(Banholzer)神父和他的天主教传教士同行的观察资料为基础，这些资料可以追溯到 20 世纪初。霍夫迈尔神父 1906 ~ 1916 年间在施鲁克人那里工作。长久以来，确实有大量的关于施鲁克人的资料，可是要不是最近苏丹政治服务机构的官员使施鲁克人的社会结构、特别是国王在这个社会中的地位清楚显示出来的话，我并不认为重新讨论施鲁克国王有什么用处。重要的是，这些官员中，有两个人在成为苏丹公务人员前研究过人类学，豪厄尔(P. P. Howell)先生在剑桥大学、汤姆森(W. P. G. Thomson)先生在牛津大学已经对施鲁克人已经进行了一些研究。从这些文献特

---

<sup>①</sup> Banholzer, P. and Giffen, J. K., *The Anglo-Egyptian Sudan* (edited by Count Gleichen, 1905), Ch. VIII, p. 199.

别是最近的一些描述中,我获得了我演讲的资料,因为尽管施鲁克人居住在世界上我非常熟悉的一个地方,但我与他们的接触非常少。

在尼罗河流域的所有民族中,施鲁克人居住在最北部,数个世纪以来一直和苏丹北部的阿拉伯人有接触。他们的国家大约在1820年开始断断续续遭受土耳其人的征税和袭击,最终于1867年被他们占领,成为土耳其帝国(Ottoman Empire)的一部分。土耳其政府屈服于苏丹人的救世主(Mahdi)时,施鲁克人开始反对新的统治者,之后反对他的哈里发(Khalifa)。基奇纳(Kitchener)勋爵1898年底到达施鲁克地区,从那时起,施鲁克人处于英—埃政府的统治之下。我提到这些政治事件是因为它们深深影响施鲁克人的王权,因为近一个世纪,施鲁克国王被外国政府处死、流放、废黜和任命。在此时间,去世国王的葬礼仪式、继任者的选举和新王的授权不可能完全按照传统方式进行。

## 社会结构

施鲁克人的村庄大概有110,000人,这些村庄像穿在线上的珠子一样,几乎连成一片,沿尼罗河西岸从诺湖(Lake No)附近到大约北纬 $12^{\circ}$ ,一些村落在东岸分布在索伯特河(Sobat)下游的大片草原上。他们的地区是无树木的大草原,与他们的远亲努尔人和丁卡人(Dinka)不同,他们主要经营农业,过着定居生活,因为绵长的河边土地在干旱季节为他们饲养的为数不多的牛(25,000头)提供足够的水源和牧场。<sup>①</sup>我简要描述的施鲁克人的社会结构主要来自庞弗里(Pumphrey)先生和豪厄尔先生所著的《苏丹注释和记录》(*Sudan Notes and Records*)一书中的文章。<sup>②</sup>

村庄(*myer*, 单数是 *pac*)之间距离100码到一英里左右,位于与河平行的高地上,一个村庄从1家到50家不等;每家的家宅(*gol*)通常被篱笆包围的两间小屋组成。每个村庄居住着一个扩大家庭或者小的世系群的成员和

① 苏丹政治服务处(the Sudan Political Service)的约翰·唐纳德(John Donald)先生为我提供了人口和牛的数量最新数据,对此我深表感激。

② M. E., C. Pumphrey, "The Shilluk Tribe", in *S. N. and R.* (1941); P. P., Howell, "The Shilluk Settlement", *ibid.*

他们的妻子,这群人的房子围公共牛棚而建,大致上成马蹄铁形,牛棚雨天为牲口遮雨,四季都用作会所和公共牛栏。村庄的头人(*jal dwong pac*)也是村落中一个世系群的头人,他在村落理事会上代表村庄,接受国王或者村落酋长送给的作为一种荣誉的长袍。如果他的村庄在村落的世系群仅占据次要席位,他就只是世系群中地位较高的成员。

我上面提到的村落叫做 *podh*,这个词有多种意思,但通常指由不同世系群分占的一组村庄,尽管这些村庄之间存在竞争,但他们为了防卫、年龄组仪式(*age-sets*)(没有政治意义的一种习俗)、村落间和地区事务而联合起来,并且有共同的首领。施鲁克地带约有 100 个这样的村落,每个村落的成年男子从少于 100 个到 600 多个不等。这些村落是结构明确的政治性群体,虽然一个村落与临近村落的距离可能比同一村落中两个相邻村庄的距离近。

每一个村落都有一个占主导地位的世系群,即 *dyil*(土地的主人),不同的陌生人和移民群体(*wedh*)政治上认同他,他们和地主一起形成一个有自己集体生活的独立社区。通常情况下,世系群人数上占优势,并享有支配地位的特权,这些都来自它与村落定居点的传统联系。村落的首领由村落成员从村落中选举产生,不过陌生的世系群在选举中有必须经过施鲁克国王(*reth*)得到承认的发言权。在一个村落中,即使陌生的世系群——有时候是王室(*kwareth*)的一个分支——人数比占统治地位的世系群多,剥夺了后者成员的首领资格,这些成员作为土地的主人仍享受一些特权。村落的团结和村落首领的权威依赖于村落与强大的、占统治地位的世系群的整合。因此,我在此不得不说说施鲁克世系群。

施鲁克人的血缘群体一直都有晦暗不明的地方。有说在施鲁克地带约有百个群体叫做 *kwa*(后代),后面是这个群体祖先的名字。在文献中,他们经常被描述为外婚制部落,但他们中许多部落被称作世系群更为贴切。与新区域单位的形成相对应,他们有具有分支特征的典型世袭群结构。在几个村落中都有同一个世系群的聚居地,因此,在任何一个村落中都有几个不同的血缘群体,正如我前面解释的那样,在村落中,总有一个血统群体占主导地位,在政治上与这个村落联系在一起。尽管一个部落中分散的世系群

之间并不通婚,有时通过其他方式承认他们之间有共同的祖先,但人们一般根据他们居住地的世系群去追溯村落中建立世系群的祖先。有趣的是,世系群制度有一个深层的共同特征:随妻居的男子的后代通过这个妻子追溯到他们所居住的家庭所在的世袭群。与尼罗河流域的其他民族一样,这种习俗是陌生的世系群进入村落中占主导地位的世系群的谱系结构的方法之一。然而,就我们所了解的世系群的分布、谱系结构以及世袭群在村落间关系中所起的作用而言,我们不可能充分估计世系群的政治意义。

所有施鲁克村落组成一个共同的政治组织——施鲁克地区王国。村落是组织的各个部分。在前土耳其时期,相邻的村落有针对其他村落而发动战争或者在一个杰出人物领导下联合起来的趋势,但这种联合不是永久性的,或者说甚至还没有稳固到我们可以把它们称作政治群体。土耳其政府尽力使联合体们稳固,这样它们就可以作为行政单位了,英—埃政府已经这样做了,称这些联合体为区,为每一个区任命一个首领。以前,它们很像行政区或所在地,国王和村落首领之间独有的首领是 Ger(北施鲁克地带)和 Luak(南施鲁克地带)的首领。他们扮演仪式而非管理者的角色(我在下面会谈到),并且南北边界的 Muomo 和 Tonga 村落的首领也部分地属于仪式性首领。韦斯特曼说在施鲁克方言中, Muomo 和 Tonga 与古希伯来人的表达方式完全一致:从(国家的)这头到那头(from Dan unto Bersheba)。<sup>①</sup> 北施鲁克地带和南施鲁克地带是施鲁克政治—宗教王国的拱门,王权是拱心石。采用这种独特的分割方式毫无疑问是由于施鲁克村落独特的带状分布。

整个施鲁克民族认可一个头人,于是我们可以谈论一下施鲁克民族和他们的国王,并且这个演讲主要涉及国王在政治组织中的地位。根据施鲁克的传统,现任国王是他那一支的第三十一个国王。所有的国王都是 Nyikang 的后代, Nyikang 是英雄时代施鲁克人的领袖,他带领施鲁克人来到目前的家园,把它从它的原住居民那里征服过来,分给他的随从的世系群; Nyikang, 或者我们可以说是 Nyikang 神,被认为存在于每一个国王身上,并且从一个国王传到他的继任者。因此, Nyikang 具有永恒神权的神话人格,这本

① Westermann, Diedrich, *The Shilluk People, Their Language and Folklore* (1912), p. XX.

身象征了国家结构,象征了不变的道德秩序。

继承的规则是只有国王的儿子才能够被授予王权。因为国王的许多儿子并没有继承王位,现在还有许多广泛分布的王室家族的分支,他们的成员由于出身而受到平民的尊重,却没有资格得到王室职位,也没有权威,除非他们是村落的首领。事实上,王室部落就是全国最大的一个部落,据说占整个国家的人口的1/15。在一些地区,王室部落的成员比平民多得多,把平民世系群从村落首领职位上挤掉。这个过程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并且仍在继续,因为据说施鲁克的第八个统治者(也是唯一一位女王)预言有一天王室部落会吞并其余施鲁克人部落。<sup>①</sup>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派人把国王怀孕的妻子从王室首都送到其他村落生孩子的习俗,通常是她们出生的村落。她们的女儿不允许结婚,因此不能开始新的血统支系,这些支系对王室家庭而言是姐妹的儿子。她们的儿子由村落的通常是母亲的兄弟的首领抚育成人,并且不居住在首都。王子(*nyireth*)结婚时,靠近养育他的村落首领新建一个独立的村庄,他的后代在此居住下来。一些王室部落的世系群,像 *ororo* 部落,被正式剥夺了贵族身份,现在可以和他们父方的部落通婚。有说他们是第五个国王 *Ocolo* 的后代,被国王的继任者贬黜,但霍夫迈尔神父和克拉佐拉拉(*Crazzolaro*)神父的描述<sup>②</sup>指出他们中的一些人是被其他国王贬黜的贵族后裔,这一点得到确认需要进一步的研究。他们人数不多,但占据着 *Tonga* 村落的重要首领地位,在王室葬礼和授权仪式上处于主导地位。他们的女儿总有几个成为国王的妻子,据说在某种条件下使他窒息而死是她们的职责。

贵族身份的出现伴随着 *bang reth*(王室的受庇护者)之类的人的许多群体的形成。他们是先王家臣(*ororo*)的后裔——被俘虏的敌人、某些杀人者、被 *Nyikang* 神迷了心窍的人、依附于宫廷的穷人——可以实行外婚制世系群的虚假集合体。据说他们人数比王室部落还要多。在国王活着时,他的一

① Westermann, *op. cit.*, p. 149.

② Hofmayr, Wilhelm, *Die Schilluk* (1925), pp. 66 ~ 83 and 261 ~ 262; P. Crazzolaro, P. J., "Beitrage zur Kenntnis der Religion und Zauberei bei den Schilluk", in *Anthropos* (1932), p. 185.



班专职家臣住在首都附近他们自己的村庄里,但当他们的主人入葬到他自己的村落时,一部分家庭和他年老的遗孀一起搬到那里,他们的后裔就在那里,照看国王的圣陵。还有,就像施鲁克人所说的那样,在村落中,离家另居时,他的父亲送给他一些门客,这些人就成为 *bang nyireth*,就是一个王子的门客(*clients*)。他们在王子有生之年侍奉他,他死后,他们的后代作为习惯上假定的世系继续居住在王子后代的附近。结果是,有王室部落分支的村落,在同一个村落中通常会有门客世系。门客融入平民中,即 *colo* 的一般分类中(在此分类中,“Shilluk”是阿拉伯语的诈用),然而他们比其他平民家族的成员地位稍低,因为他们在自己居住的村落中没有传统的权利。

施鲁克王权的发展由此产生了王室、贵族(王室家族的其他成员)和平民(包括家臣血统的人)构成的社会等级制度,尽管这种等级制度不是非常明显或森严的形式。

## 王 权

如果要了解王权在施鲁克社会中的作用,我认为必须提防试图依据司法的或者行政的功能来界定它,而应从作为仪式的职能或者在更广泛的政治背景下去界定。1903年,塔皮(Tappi)神父写道,国王的权威是“绝对的”。<sup>①</sup> 塞里格曼教授及其夫人已经描述了国王是“一个国家世俗的和精神的绝对的首领,这个国家的领土分成许多省,每一个省都由直接对统治者负责并作为他的代表行使权力的首领管理”,<sup>②</sup>韦斯特曼教授也描述过国王“绝对的”权力。<sup>③</sup> 霍夫迈尔神父描写了“*Mit dem Regierungsantritt ist der König Herr sogar des Landes das er nach belieben vergeben kann, und Herr sogar des Eigentums seiner Untertanen*”(国王登基以后,可以随意分配土地,并成为其臣民财产的主人)。<sup>④</sup> 这些论述需要一些修正。正如庞弗里(Pumphrey)所指

① Tappi, P. C., “Notes Ethnologiques sur les Chillouks”, in *Bull. Soc. Khediv. De Géog.* (1903), p. 122.

② *Pagan Tribes of the Nilotic Sudan* (1932), p. 39.

③ *Op. cit.*, p. xlvii.

④ *Op. cit.*, pp. 150 ~ 151.



出的,在外国政府使之成为此类称谓之前,所谓的“省”事实上不可能比“区”大,或者它们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行政部门。<sup>①</sup>再者,尽管毫无疑问国王在一个国家有相当大的影响,他可能使村落首领的职位有效,但他不任命他们。他们依靠他们是村落中占统治地位的世系头人的位置而成为村落的头领,因此,我认为,尽管他们对国王有一定的义务,但把他们描述为任何意义上的行政官员都是错误的。在我看来,谈及施鲁克政治体系的时候用诸如“国家”、“政府”和“行政”,依据现在的情况是一个错误。

官方近来确实是意指而不明确说明他们所认为的国王职位。豪厄尔先生和汤姆森先生谈及国王的“理论上的无限权力”及一个“从理论上说无限权力的君主制度”。<sup>②</sup>庞弗里写道,在过去,“正义可能是粗暴的、大规模的战斗,这比诉讼更普遍流行。”<sup>③</sup>事实上,世仇在过去似乎比较普遍,但不太清楚它们是怎样构成的。有人说大的争端有时候会诉讼到国王那里,但几乎没有人说国王审判过这样的案子。如果国王确实介入的话,就是他打算在争吵中偏袒一方。我们被告知,当一个村落对另一个村落发动一场非“正义的”战争,或者拒绝继续听命于国王时,他会从临近的村落征收“忠诚税”。用这股力量和他自己的家臣来袭击不服从者,掠走他们的牛,烧毁他们的家园。他自己保留一部分牛,剩余的部分分给支持他的行动的那些人。袭击的力量强大到足以摧毁抵抗的力量。<sup>④</sup>因此,对伤害的补偿费通过自助完成,或者王室介入给予金钱上的鼓励。在没有确证的情况下,我不会接受霍夫迈尔神父的观点,他认为,为杀人而给的赔偿费通常只支付给国王。<sup>⑤</sup>国王在村落争端中的角色的不同图景是由美国布道团的奥伊勒(Oyler)先生绘制的,他目睹了一场村落世仇,这个世仇在某个地区持续了三年,国王和政府联合进行了干预。从他的描述中可以明显看出,如果争执者不愿意接受

① *Pagan Tribes of the Nilotic Sudan* (1932), pp. 18 ~ 19.

② Howell, *op. cit.*, p. 57; and W. P. G. Thomson, P. P., Howell, “The Death of a Reth of the Shilluk and the Installation of his Successor”, in *S. N. and R.* (1946), p. 8.

③ *Op. cit.*, p. 19.

④ *Ibid.*, p. 12.

⑤ *Op. cit.*, p. 162.

一种解决方案,国王不可能把它强加给他们,他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只是一个调停者而不是法官,并且他的参与被描述为圣职的而不是政府的更为恰当。<sup>①</sup> 施鲁克人的国王统治但不管理。

国王在世仇村落中的圣职作用为我们提供了得到进一步确认的证据:他在施鲁克人社会中的神圣地位。我们这方面的权威确实论述了作为“土地的祭司”(Hoherpriester des Landes)<sup>②</sup>的国王,他的“皇室和教士血统”,他的“教士功能”,<sup>③</sup>以及国王是“部落宗教的上流的传教士”。<sup>④</sup> 无论是他的作用还是他的地位都主要是一种仪式制度。他在重要场合奉献祭品,尤其是求雨和战争胜利,为在 Nyilual 的 Nyikang 的神圣的放牧人提供牛,为在 Nyibodho 的 Nyikang 的神龕提供独木舟是他的职责。Nyikang 是施鲁克的文化英雄,他们的第一个国王,也就是他们民族的缔造者依托于他,这使他成为施鲁克社会的双重支点,国家的政治首领和国家祭礼的中心。国王是施鲁克民族的基本象征,Nyikang 是不朽的,是连接上代人、这代人和未来数代人的持久制度。

政治结构与宗教祭礼的相关性在结构的每一点都有例证。正如我们已经注意到的那样,国家的地理分布及它们与世系群的联系借助 Nyikang 在部落中分配他的征服者使之合法化,再者,这综合起来形成单一的神话点:Nyikang。一些人从同伙人中追溯他们的祖先,一些人从他的旁系亲属中追溯,其他人从被他统治的国家的原居民中追溯,还有一些人从在他的英雄传奇中占有一席之地的人中追溯。作为村落首领的世系群的头领对国王有仪式的职责:特别是为国王的授权举行正式的仪式,在既是王室首都又是 Nyikang 朝拜中心的法绍达(Fashoda)修建小屋,修缮 Nyikang 和其他已故国王的神龕。这些神龕分布在全国各地,因此每一地区都参与拜祭 Nyikang,而且,必须牢记 Nyikang 不但是施鲁克神话中的半人半神英雄,而是施鲁克每一历史时期的国王。实际上,施鲁克国王的神殿(塞里格曼教授称之为 Nyikang

① “The Shilluk Peace Ceremony”, in S. N. and R. (1920), pp. 296 ~ 299.

② Hofmayr, *op. cit.*, p. 152.

③ Banholzer and Giffen, *op. cit.*, p. 197.

④ Pumphrey, *op. cit.*, p. 19.

的衣冠冢)与已去世国王的墓殿(tomb-shrines)毫无二致,并且它们在施鲁克人的日常生活中具有同样的仪式作用:求雨仪式、收获季节、疾病和瘟疫时期。<sup>①</sup>通过认定 Nyikang 与国王的同一,施鲁克人的宗教和宇宙起源论与政治制度合而为一。王权处于施鲁克道德价值的核心。

我们只有认识到在所有时期进行统治的人不是国王,而是人与神(Juok)的媒介 Nyikang,他在某种程度上被认为既是国王也是神,我们才能够理解王权在施鲁克社会中的地位。“Nyikang 是 reth,但 reth 不是 Nyikang。”<sup>②</sup>Nyikang 渗透到国王中,使王权上升到高于所有局部利益的位置,无论是地方的还是血统的。尽管他们的忠诚使他们在其他事情上存在分歧,但整个施鲁克在王权上是共享的,因为 Nyikang 身上集中了整个民族共有的所有利益:取得反对外国侵略者战争的胜利,人、牛、庄稼以及所有对人有用的野生兽类的繁殖能力及健康。韦斯特曼说,“他们认为在民族和个人生活中最受重视的一切源自他。”<sup>③</sup>豪厄尔先生和汤姆森先生写道,国王死的时候,施鲁克人说“piny bugon”(没有土地)<sup>④</sup>——施鲁克社会的中心散架了。通过新国王的授权仪式,中心得以恢复,因为尽管国王可能会死,但王权,也就是 Nyikang 是持久的。奥伊勒写道:“他们说如果 Nikawng 死的话,整个施鲁克族就灭绝了。”<sup>⑤</sup>

因为神秘价值与王权联系在一起并集中在国王身上,因此国王通过举行某些活动、遵守某些规定,使自己处于仪式的纯洁性状态,使身体处于最佳状态。我们的权威们说施鲁克人认为要是国王身体虚弱的话,整个民族就会遭殃,进一步讲,如果国王疾病缠身或者年老体衰的话,他应该被杀掉,以避免一些诸如战争、瘟疫或饥荒等严重的民族灾难发生。国王必须被杀死以拯救王权,拯救与王权联系在一起的整个施鲁克民族。

① Prof. Seligman, C. G., “The Cult of Nyakang and the Divine Kings of the Shilluk”, in *Report of the Wellcome Tropical Research Laboratories* (1911), p. 221 and p. 225.

② Howell and Thomson, *op. cit.*, p. 8.

③ *Op. cit.*, p. xliii.

④ *Op. cit.*, p. 18.

⑤ Rev. Oyler, D. S., “Nikawng and the Shilluk Migration”, in *S. N. and R.* (1918).

这会是施鲁克陈述背后的论据,这些陈述认为如果国王不能够满足他的妻子们的需要,或者显示出疾病或衰老的迹象,他会被绞死、闷死或者被禁闭在一间小屋里,死在那里。鉴于詹姆斯·弗雷泽爵士和其他一些人认为这些陈述很重要,我必须承认,我觉得他们对这些陈述感兴趣是因为它们是王权神秘性的象征,而不是国王确实以上述方式和因为上述原因被杀的证据。塞里格曼教授及其夫人的确明确说明,“毫无疑问,施鲁克国王开始显示出衰老或者健康不良的迹象时人们通过一定的仪式把他们杀死。”<sup>①</sup>但我还没有发现国王在这两种情形下被杀的令人信服的证据,虽然一些国王远在因为上述原因被处死之前必定具备一定的资格;我认为国王被禁闭在一个小屋中的故事是常见的去世国王的遗体被封闭起来,等到肌肉分解之后,骨头被埋葬起来的一种混淆。除了口传的证据之外,在施鲁克历史上缺乏国王被处死的证据,并鉴于引述证据的自相矛盾,我得出处死国王的仪式是一种虚构。这可能是因为国王的双重人格,他既是他自己又是 Nyikang,既是个体又是制度。这还可以解释国王没有死,只是消失了, Nyikang 被认为没有死,只是消失在暴风雨中了这一语言习惯。我先回顾一下国王的选举和授权程序,说明什么清楚明白地显示了王权的本质,之后我会回到弑君这一问题上来。

## 国王的选举和授权

供职于苏丹政治服务部门的芒罗(P. Munro)<sup>②</sup>先生 1918 年目睹了第二十九个国王 Fafiti Yor 王的授权,他极好地描述了新王授权的不同阶段。然而,豪厄尔先生和汤姆森先生能够详细观察 1943 年 Fafiti Yor 王的死的情况、1944 年他的继任者 Anei 授权的情况,以及 1945 年 Anei 王的死亡(汤姆森先生)和 Dak Fadiet 王的选举和授权情况,他们新近的描述更加充分,分析

① *Report of the Wellcome Tropical Research Laboratories*, p. 221; Also Pagan's *Tribes of the Nilotic Sudan*, pp. 90 ~ 92. Howell and Thomson say (*op. cit.*, p. 19) that ceremonial strangulation is traditional for all members of the royal clan).

② Munro, P., "Installation of the Ret of the Chol (King of the Shilluks)", in S. N. and R. (1918).



也更加明了。下面是现存的摘要。

国王死后,他的尸体在小屋中封闭几个月,然后尸骨被埋葬在他出生的小村庄而不是王室首都。对尸体进行处理,丧葬仪式由王室家臣(*ororo*)和王室部落(其首领不是处于统治地位的国王,而是 Fadiang 村落的首领)成员负责处理尸体和举行丧葬仪式。这更像部族的事而不太像国家的事。然而,国王去世几天之后进行的新王选举是整个施鲁克民族的事,他们南部和北部的首领参与选举,这一点我已经论述了。

这些人在选举和授权仪式中的作用反映了施鲁克国家结构的二分法。我们已经看到施鲁克王国具有双重结构:领土上,从政治结构上说,它分为南部和北部、边境地区和村落;宗教上,从仪式结构上说,它的分布与对 Nyikang 的祭礼相联系。仪式结构上,二分法表现为把整个国家进行仪式分类,分为 Gol Dhiang(北部地区)和 Gol Nyikang(南部地区),这与在结构上把整个地区从政治上划分为 Ger(北半部)和 Luak(南半部)相一致,尽管从地理上讲,他们并非恰好相连。在施鲁克政治组织的仪式表象上,仪式分类上的首领也是 Golbany 和 Kwom 的政治首领,这两个村落都与首都兼祭祀中心的法绍达的南部和北部比邻,法绍达几乎处于两半部的交界处,并且是授权仪式的中心点。

我想强调的是,选举程序确保被选为国王的王子必须得到整个地区的支持。汤姆森先生描述“选择权完全在于 Gol Dhiang 和 Gol Nyikang 的首领”,<sup>①</sup>并且除非首领同意,否则新王就无法产生。很显然,这两个人不因为个人感情而赞同,而是他们是他们所分别代表的那半个地区的代言人。豪厄尔先生和汤姆森先生把其他成员称为“选区”(electoral college),他们说这是“施鲁克部落传统结构的有意识的残存物”,<sup>②</sup>这些成员“只是听取(这两个人的)决定”。<sup>③</sup>其他成员有南部和北部边界 Muomu 和 Tonga 村落的两个有影响的首领,有 Nyikang 征服并定居施鲁克地区时最初分封在那里的追随

① Thomson, W. P. G., "Further Notes on the Death of a Reth of the Shilluk", 1945. (manuscript)

② Thomson, *op. cit.*, p. 29.

③ *Op. cit.*

者的后裔的九位村落的首领,还有已经在这个地区力量强大的村落中占支配地位的王室部落分支的三位首领。因此,除非是消极接受王位,否则王子被授予王权之前所有部分的支持是必不可少的。施鲁克地区参与选举国王的各部分对立在授权戏剧中进一步强调并表现出来,同时,在戏剧中,各部分扮演作为征服者的 Nyikang 和作为他的追随者的村落居民。

只有施鲁克南北两部都参加,国王当选一年后举行的授权仪式才能进行。因为王权代表整个地区,而只有通过整个地区参与的仪式才能产生国王,仪式似乎刚好起到这样的作用。因此,授权仪式还表现了整个人口的各个部分。王室部落、被逐出的王室部落、普通部落、特别是那些祖先曾是 Nyikang 的追随者的部落、家臣部落,所有部分在戏剧中都起了根本作用。施鲁克不同地区的不同村落和不同部落负责扮演仪式的不同角色,并负责提供举行仪式所需的各种物品:北部提供来自阿拉伯人的银器和布匹(大概是过去掠夺来的),Nyikang 和他的儿子的雕像所需的鸵鸟毛,做国王和其他比较重要的参加者在仪式上穿的仪式袍子所用的 Fanykang 岛的稀有灰色母羚羊皮,圣矛,王室的鼓,做仪式袍子的棕榈纤维、贝壳,献祭的兽,等等。

我会简要描述一下王权授予候任国王的主要阶段。Nyikang 的雕像保存在施鲁克最北部地区 Akurwa 纪念 Nyikang 的地方神殿的屋架上,由神殿的牧师拿出,候任国王必须给为此事服务的牧师大量礼物,Nyikang 的雕像和他儿子 Dak 的雕像一起,由北方的军队护送(这支军队是为了反对候任国王占有首都),带到王国北部边界,然后向南。雕像到达每一个地区时,人们向 Nyikang 致敬,护送他到下一个地区,因为好像在空位期(老王已死新王尚未继位),人们认为雕像含有 Nyikang 的灵魂,因此实际上就是 Nyikang。在虚拟战斗中,北方 Nyikang 的军队在首都外 Arepejur 河道迎战南方拥护候任国王的军队。在豪厄尔先生和汤姆森先生的描述中,两军在南北分界处的相遇战斗“象征了整个国家仪式上划分为两个部分。他们之间的平衡在各个方面都得到大肆强调”。<sup>①</sup> 候任国王的军队被击败,国王被 Nyikang 捉住,由他带到首都。王权战胜了国王。在首都,Nyikang 被放在国王的凳子上。

<sup>①</sup> Thomson, *Op. cit.*, p. 48.

过了一会儿, Nyikang 被从凳子上拿下, 选出的国王代替他坐在上面, Nyikang 的灵魂进入国王的身体, 使他颤抖, 他成了国王, 那就是说 Nyikang 占据了他。接下来举行结束仪式。新王已经与传统上由某些部落提供的女孩结婚, 这个女孩在授权仪式中起着重要作用。国王即位之后, Nyikang 捉住这个女孩, 拒绝把她交给国王, 因为她已经与王室牧群的一头牛结婚, 牧群是 Nyikang 的牧群, 因此这个女孩也是 Nyikang 的妻子。Nyikang 和国王为此召集他们的拥护者再次进行虚拟战斗, 在战斗中, 国王捉住了女孩。Nyikang 随即拜访国王, 与之和解。第二天早上, 国王接受首领的敬意和规劝, 并许诺成为一个好国王。Nyikang 不再挑战国王的权威, 几周之后, 雕像送回位于 Akurwa 的神殿。

即使我的描述很简略, 我们也能够从中看出授权活动的基本象征意义。Nyikang 总是施鲁克的国王, 一位国王死时, 他的灵魂被认为以某种方式离开了国王的身体, 开始居住在新雕像的位于 Akurwa 的神殿专门为他建造的住所里。通过再度进入王子的身体, Nyikang 再次统治他的首都。对授权仪式的过程最充分的阐释是, 雕像和国王为占有首都而战时, 雕像的军队胜利了, 因为 Nyikang 在雕像身上; 他们为国王的新娘而战时, 国王的军队胜利了, 因为 Nyikang 现在在国王身上。权力从 Akurwa 神殿的 Nyikang 传到法绍达的国王的 Nyikang 身上。国王现在受到尊重, 雕像被送回 Akurwa。

请注意, 是施鲁克民族的象征 Nyikang 使国王成为国王。王权属于整个民族而不是王室部落。事实上, 我认为 Nyikang 捉住候任国王时, 后者假装被他自己部落的一群人包围, 这很有意思。关于这种联系, 需要更多地了解王室部落过去及目前的分布。Nyikang 传统的家在北部的村落 Fanyikang, 仪式上与王国南半部的 Gol Nyikang 对等。以这些或者其他的理由来看, 王室部落曾经主要或者可能仅仅在南部, 然后从南部分散到北部村落, 就像今天看到的那样, 这和与其联系紧密的 Anuak 族一样。因此, 在授权仪式上, 似乎由 Nyikang 和北方军队代表的施鲁克族, 捉住了由南方军队所代表的国王, 把他从他的部落带走, 成为整个国家的头领。授权仪式似乎成了这种重要信仰的显示, 也就是国王个人不属于某一特定的部落或者国家的某一特定部分, 而整个施鲁克民族的连续性和幸福体现在 Nyikang 上。

### 王位继嗣和弑君

现在,依据我们所了解的王权在施鲁克社会的地位,特别是关于清楚地在我回顾的仪式中表现出来的截然相反的观点,我们检验一下王位的继承方式和与之紧密相关的弑君传统。尽管塞里格曼教授及其夫人写道,“我们发现,在欧洲,王室家族有两个、三个或者四个分支,国王从中轮流选出,这很常见,但在施鲁克国家,这种看法没有依据。”<sup>①</sup>早期的《苏丹情报报告》(*Sudan Intelligence Reports*)清楚说明这是近几十年的情况,并且,19世纪后半期,要求得到王权者之间的竞争与南北部之间地位的平衡有关,因为王国的两部分相当一致地支持竞争的候选人。再者,目前的情况是国王现存的家系轮流提供国王的人选,这种习俗不像是新近才出现的。<sup>②</sup>因为他们以后还有机会,王室的旁系家系现在也不对抗选举。惯例是处于统治地位的国王使对手家系的一个子孙处于自己的庇护下,那样做是暗示他是国王的继位人,尽管他不可能任命他,人们也不可能听从他的选择。如果这个王子成为国王,他会把保护者的一个儿子处于自己的庇护之下。借助这个惯例,处于统治期的国王确保竞争对手家系不反抗,他自己的家系将来不被排除在王权之外。

近代,毫无疑问,在王室分支的王位继嗣上有所改变,并且改变与施鲁克地区结构上的二分法相联系。我们被告知,如果南北和北部仪式上的首领在选举新王上不能够达成一致,北部村落的首领听从他们的代理人的意见,南北的首领听取他们的代理人的意见,问题就通过斗争来解决。似乎在意见不一致时,不是表达候选人品质上观点的分歧,而是表达与施鲁克地区不同部分相联系的王室不同成员的地方忠诚。过去有争议的继嗣是否是地方斗争的产物,这一点现在还不能够确定,但依据事实材料,在早期,国王可能从他成长的村落开始统治,或者从一个村落搬到另一个村落,在法绍达中

① *Pagan Tribes of the Nilotic Sudan*, pp. 44 ~ 45.

② Westermann, *op. cit.*, p. xlv; Hofmayr, *op. cit.*, p. 145; Howell and Thomson, *op. cit.*, p. 27.



心或者中立区没有固定的住所。<sup>①</sup> 我还指出,王子与村落和地区的联系显然与他们被带离首都进行抚养的习俗有关。在过去,北部和南部都支持候选人得到王权,这可能由于一部分王子在北部被抚养成人,一部分王子在南部被抚养成人。从霍夫迈尔关于施鲁克王的详细笔记中可以清楚看出这一事实。<sup>②</sup> 这很容易确定,因为已死的国王的神殿现在仍保留在他们出生和成长的地方。我进一步提出,王子的母方血统非常重要,在于它是母亲世系与对某一王子或者某一王室的分支非常忠诚的村落之间联系的纽带。因此,将来的观察者应该记录施鲁克王的母亲部落,这非常重要。

施鲁克人说如果国王年老多病的话,他们就会被处死;他们还进一步说,任何王子任何时候都可以与国王进行你死我活的格斗,在格斗中,国王不能呼救,我认为这与继嗣模式一样,只有与作为整体的政治结构相联系,才能够理解。只有口传的证据说有国王以其中之一的的方式被杀,但豪厄尔先生和汤姆森先生指出,<sup>③</sup>相信国王以那种方式被杀,或者将以那种方式被杀,这有其政治含义。宣称有病或者年迈的国王应该被杀可能意味着,当一些灾难降落到施鲁克族时,政治结构固有的紧张由于其权力的衰落而暴露出来。导致一个国王不受欢迎的民族灾难使王子得以造反。施鲁克近代史没有证据证实国王可以合法地被本人的竞争对手刺杀及被处死,但这可以从传说中、从国王和他的随从在这点上的担心以及他采取的预防措施防止被刺(特别是在选举和授权仪式之间以及授权仪式上)方面得到支持。然而,证据显示焦虑不可能表现出来,也不采取预防措施,这不单单因为国王的安全感,而是即便不是主要原因,也是部分因为他受传统所迫采取暗中行动。再者,国王以这种方式被杀和国王选举及授权仪式的描述很难协调。另一方面,毫不怀疑,国王通常遭遇暴力死亡。我个人的观点是我们必须把施鲁克人对这个问题的陈述解释为不是指任何王子都可以主动杀死国王,

① Seligman, *Report of the Wellcome Tropical Research Laboratories*, p. 229, citing information given by Father Banholzer and Dr. Lambie; Westernmann, *op. cit.*, p. 138; Hofmayr, *op. cit.*, p. 76.

② *Op. cit.*, pp. 59 ~ 136.

③ *Op. cit.*, p. 11.

这一点已经提到,<sup>①</sup>而是指任何对候选人持疑义的王子都可以领导造反,特别是王子所属王国部分的造反。如果国王失去了他所属部分的支持,他不但可能失去最终的争夺,而且可能失去生命。这是我从霍夫迈尔记述的施鲁克王编年史中得出的结论。<sup>②</sup> 在此必须强调,施鲁克还没有针对王权的造反。相反,施鲁克人造反以维持体现在正被处于王位中的人削弱(或者认为是这样)的王权中的价值,它们是以王权为名义的造反而不是革命。

## 结 论

我在这个讲座中专门讨论的例子中,最著名的一个可能是神圣王权的例子,民族学家已经详尽地描述了它,特别是它在欧洲的出现。<sup>③</sup> 我在此不能够讨论他们的结论,尽管我认为这些结论至少没有充分的依据,但我感到我必须说一下这些结论。与从总体上肤浅地评论整个领域,特别是选取的讨论个案在半个世纪以来,已经有大量的天才的观察者进行考察,并且还有进一步及更系统研究的空间相比,在这个讲座中,我觉得通过详细讨论一个特定的例子可能会取得更有价值的贡献。

就如你们注意到的那样,在讨论施鲁克王权时,我没有采用詹姆斯·弗雷泽的阐释方法。我认为,各地的王权在某种程度上一直是个神圣的职位。国王被认为具有兼作牧师的混合面具人格(*Rex est mixta persona cum sacerdote*)。这是因为国王象征整个社会,万万不能等同于这个社会的任一部分。他必须既在这个社会中,又置于这个社会之外,而这只有他的职位被提升到神秘的阶段才有可能。它就是王权,而不是神性的国王。

但是,尽管我认为,对神圣王权的充分解释只会得自对广泛的君主制度进行仔细而费力的比较研究,这意味着对不同类型的政治结构进行更广泛

① Hofmayr, *op. cit.*, p. 64; and Mrs. Seligman, *Pagan Tribes of the Nilotic Sudan*, pp. 90 ~ 91. Howell and Thomson (*op. cit.*, p. 11 et passim) are more reserved.

② *Op. cit.*, pp. 59 ~ 136.

③ Leo Frobenius, *Atlas Africanus*, Heft 2, Blatt 7, "der König ein Gott"; Seligman, C. G., *Egypt and Negro Africa (the Frazer Lecture for 1933)*, 1934; Tor Irstam, *The King of Ganda, Studies in the Institutions of Sacral Kingship in Africa* (1944).

的比较研究,但我不主张那样做,因为所有的王权都有神圣王权的一些特征,就其他特征而言,神圣王权不是一种独特的典型制度,詹姆斯·弗雷泽说明神圣王权是独特的典型制度,而我认为神圣王权是有显著的世系群制度的社会的一种典型制度。在这些社会中,政治分割是不具有政府职能的结构组织松懈的部分。在这类社会中,政治组织采用仪式的和象征的形式,在组织更严密的政体中,这种政治组织让位于,尽管没有完全,实行中央集权的政府。

我进一步提出,可以同样的结构关系来解释对这种或那种形式的弑君习俗的接受。道德密度足以使部分在王权中被共同的象征体代表,但不足以消除它们构成的结构的强大的分裂趋势。这种趋势通过象征体表现出来,并且要么是王权自身,要么是国王自身,在相互竞争的部分循环,正如在 Anuak 部落中、过去在施鲁克地区也是如此,或者为王室代表而斗争的部分。在任一情况下,他们完全忠于一方的感情借助王朝斗争而发生作用。王权,也就是 Nyikang 是不变的,所有施鲁克人认为它具有至高价值。在那种永久性和认可上,民族的团结是显而易见的。在针对国王的造反和弑君方面,观察者同样能够看到分支结构及地方忠诚。在这类社会中,由于国王与一个地方有关系,王权易于代表局部的利益,当这种情况发生时,其他部分行动起来要求他们的权利,即在王权中以牺牲国王个人利益为代价的所有施鲁克人的共同利益。王权体现了信条和社会事实之间的自相矛盾,指的是职位和人之间的自相矛盾的地方,这是由国家结构中向心和离心趋势的结合产生的,这种自相矛盾借助习俗的弑君得以解决。



### 参考文献

- Banholzer, P. L. and Giffen, J. K., *The Anglo-Egyptian Sudan* (ed. Count Gleichen), ch. VIII., 1905.
- Cann, Capt. G. P., "A Day in the Life of an idle Shilluk", in *S. N. and R.*, 1929.
- Crazzolaro, P. J. P., "Beitrge zur Kenntnis der Religion und Zauberei bei den Schilluk", in *Anthropos*, 1932.
- D. I., "Conspiracy against the Mek of the Shilluks in 1917", in *S. N. and R.*, 1922.
- Hofmayr, P. Wilhelm, "Zur Geschichte und sozialen und politischen Gliederung des Stammes der Schillukneger", in *Anthropos*, 1910.
- Hofmayr, P., Wilhelm, "Religion der Schilluk", in *Anthropos*, 1911.
- Hofmayr, P., Wilhelm, *Die Schilluk: Geschichte, Religion und Leben eines Niloten-Stammes*, 1925.
- Howell, P. P., "The Shilluk Settlement", in *S. N. and R.*, 1941.
- Howell, P. P., and Thomson, W. P. G., "The Death of a Reth of the Shilluk and the Installation of his Successor", in *S. N. and R.*, 1946.
- Munro, P., "Installtion of the Ret of the Chol (King of the Shilluk)", in *S. N. and R.*, 1918.
- Oyler, Rev. D. S., "Nikawng and the Shilluk Migration", in *S. N. and R.*, 1918.
- Oyler, Rev. D. S., "Nikawng's Place in the Shilluk Religion", in *S. N. and R.*, 1918.
- Oyler, Rev. D. S., "The Shilluk's Belief in the Evil Eye, The Evil Medincine Man", in *S. N. and R.*, 1919.
- Oyler, Rev. D. S., "The Shilluk's Belief in the Good Medicine Men", in *S. N. and R.*, 1920.
- Oyler, Rev. D. S., "The Shilluk Peace Ceremony", in *S. N. and R.*, 1920.
- Oyler, Rev. D. S., "Shilluk Notes", in *S. N. and R.*, 1926.
- Oyler, Mrs. D. S., "Examples of Shilluk Folk-Lore", in *S. N. and R.*, 1919.
- Pumphrey, M. E. C., "Shilluk 'royal' Language Convention", in *S. N. and R.*, 1937.
- Pumphrey, M. E. C., "The Shilluk Tribe", in *S. N. and R.*, 1941.
- Seligman, Professor C. G., "The Cult of Nyikang and the Divine Kings of the Shilluk",



in *Report of the Wellcome Tropical Research Laboratories*, 1911.

Seligman, Professor C. G. , and MRS. B. Z. , *Pagan Tribes of the Nilotic Sudan*, chs. II and III, 1932.

Tappl, P. C. , “Notes Ethnologiques sur les Chillouks”, in *Bull. Soc. Khediv. De Géog.*, 1903.

Tappl, P. C. , “Le Pays des Chillouks”, in *Bull. Soc. Khediv. De Géog.* , 1904.

Thomson, W. P. G. , “Further Notes on the Death of a Reth of the Shilluk”, 1945.  
(Manuscript)

Westermann, Professor Diedrich, *The Shilluk People, Their Language and Folklore*, 1912.

